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于雪棠： 西方读者“再造”了一个《庄子》

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



于雪棠。

十二年磨一剑， 在《庄子》里照见人生

于雪棠的专著《20世纪〈庄子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》，从2013年立项到2025年出书，走过了十二年光阴。

于雪棠读《庄子》已有数十年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她喜爱的篇章有变化。上大学时，她喜欢《逍遥游》，鲲鹏神话让她着迷，教材中解读的“精神绝对自由”也让她向往。她也特别喜欢《齐物论》中的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“有一种磅礴的气魄，前一句是将个体的生命与天地并立，鼎足而三，后一句又将自我消融于宇宙万物之中。”在于雪棠看来，这种对自我与宇宙关系的体认，既振奋人心，又不会凌驾于万物之上，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。

如今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她，更偏爱庄子的人生感悟。“比如《大宗师》篇，评价历史上的一些人，说他们‘役人之役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也’。”这指的是“被他人的评价标准所束缚，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人生选择”。她说，现在对自己的要求，是希望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节奏做事。

2011年10月到2014年7月，于雪棠先后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、威廉玛丽大学的孔子学院任教。那段日子里，她的课堂多元而鲜活：教授中国古代诗歌、书法、汉语阅读与写作等，还走进当地类似老年大学的课堂，给美国人讲儒家文化。有人写书法，有人写中文作文——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的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喜爱，让她看见了中国文化跨越国界的吸引力。

“会讲故事”的《庄子》 给物理学家以灵感

在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里，《庄子》为什么能在西方世界获得如此持久且深入的关注呢？于雪棠认为，这既得益于作品本身的魅力，也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环境有关。

首先，《庄子》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视角。它观照宇宙、反思社会、体察人生，思维方式自由跳跃，极富哲思与启发性。庄子的许多思想，比如对相对性的探讨、对语言局限的洞察等，与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的某些脉络不谋而合，持续吸引着学者深入探究。

更重要的是，《庄子》不说教，而是讲故事。从鲲鹏变化到庄周梦蝶，从庖丁解牛到“河伯见北海若”，它把深刻的思想融入生动奇诡的寓言中。人们爱听故事，也自然能在故事中获得启发。它的语言也充满创造力，既有凝练如“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”的隽语，也有大量自创新奇词汇，用近乎诗性的表达承载思想的突破。这使得《庄子》不仅被哲学、文学领域的学者持续研究，也吸引着科学家从中汲取精神养分。

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、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，在困于基本粒子运动的核心难题时，联想到了《浑

沌凿窍》。

这篇寓言出自《庄子·内篇·应帝王》，大体翻译如下：“南海的帝王名叫儵，北海的帝王名叫忽，中央的帝王名叫浑沌。儵和忽时常在浑沌的境内相会，浑沌待他们很好。儵和忽商量回报浑沌，说：‘人们都有七窍，用来看、听、饮食、呼吸，唯独他没有，我们试着给他凿出来。’于是每天凿出一窍，凿到第七天浑沌就死了。”

汤川秀树在一篇名为《庄子：快乐的鱼》的论文里这样回忆此事：

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，至今已发现30多种不同的基本粒子。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谜一样的问题，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。

我想起了庄子的寓言，通过把“儵”和“忽”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。只要它们还在自由地到处乱窜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——直到它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浑沌之地，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一个事件。

按照这一蕴含着某种二元论的方式来看，就可以把混沌的无序状态看成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。在我看来，这样一种诠释是可能的——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——它就是中央之帝“浑沌”。与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，但它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。

这就是“浑沌”，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。

当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粒子物理的迷宫中，借“浑沌凿窍”的隐喻重新构想物质本源，让我们看见《庄子》超越哲学文本，成为激发跨学科创造性思维的源泉。

《齐物论》因其思辨性， 备受西方学者关注

在西方汉学界的《庄子》研究中，《齐物论》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《逍遥游》。这一学术倾向的形成，主要源于其文本本身的特质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深刻契合，即《齐物论》具有突出的哲学思辨性。《齐物论》围绕是非、物我、认知与语言等命题展开的深刻怀疑与相对主义论述，与古希腊以降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天然的对话场域。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共鸣，使其极易被纳入西方哲学的分析框架，从而吸引了大量哲学学者的持续关注与阐释。

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，《齐物论》便成为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反复论述的话题。美国的顾立雅(Herlee Glessner Creel, 1905—1994)、陈汉生(Chad Hansen, 1942—)、爱莲心(Robert E. Allinson, 1942—)、英国的葛瑞汉、瑞士的毕来德(Jean François Billeter, 1939—)等，多位学者不断挖掘出新颖而深邃的哲学内涵，推动了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与范式更新。

“齐物”的翻译并不容易，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它的阐释也并不统一。葛瑞汉的翻译是“Seeing Things as Equal”(视万物为平等)，毕来德认为，应当是“considering things as fundamentally equivalent”(将万物视为本质上均等)。他

《庄子》在国外，有绘本有挂历有音频

通读者的需求，将《庄子》推向更多的非专业人士，推广到更广大的国家和地区中。

读+：西方读者在品读《庄子》时，是否会结合自身文化背景进行解读或再创造？这种“本土化”解读是否改变了《庄子》思想的本义？

于雪棠：西方读者在品读《庄子》时，必然会结合自身文化背景进行解读。比如前面谈到的葛瑞汉，他根据思想的连贯性，将《庄子》多篇文章重新组合，改变传世本《庄子》的文本面貌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方重视的逻辑性来看待《庄子》的文章，可以说，他“再造”了一个《庄子》。

说到本义的问题，就比较复杂了。《庄子》三十三篇中，不少篇章思辨性极强，又大量运用“寓言”“卮言”等表达方式，创造了很多新奇独特的语汇。正因如此，历代中国学者对它的解读也众说纷纭，究竟哪种解释才算真正贴近“本义”，至今仍难有定论。只能说哪种解说更符合《庄子》整体的思想语境，更有说服力。有些是确定无疑的，但有些很难统一。

其实，我们对经典的理解就是这样，具有开放性。在我看来，很多翻译是非常好的，很忠实《庄子》原文的语境，能揭示《庄子》的要义，但有些确实明显走偏了。

比如美国汉学家魏鲁鲁(James R. Ware, 1901—1977)，他翻译、出版了《庄子内篇》(1963)，这是20世纪第一个《庄子》英文全译本。他在《前言》中说：“庄子常用的一个术语是‘道’，他用了大概20个词语来表达它。我将它们都译为‘God’，我对它的唯一定义就是，上帝=生命。”这明显偏离了《庄子》的思想。

《庄子》中的很多格言警句 印在国外挂历上

读+：除了学术译本与论著，《庄子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还有其他载体。国外的学者们使用了哪些多元形式对《庄子》进行传播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于雪棠：《庄子》的传播载体早已不限于学术译本，而是进入了更广泛的文化与艺术领域。早在1966年，美国学者兼文学杂志编辑蕾妮·卡罗尔·韦斯(Renée Karol Weiss, 1923—2021)与版画家乔伊斯·西尔斯(Joyce Sills, 1940—2019)就合作出版了一本黑白绘本，题为《赢得赛跑——一个取自〈庄子〉的主题》。

该绘本的灵感来源于《庄子·秋水》中“夔怜蚘”的寓言。原文中，独脚的夔羡慕多脚的蚘，蚘羡慕无脚的蛇，蛇羡慕无形的风，风则羡慕能观照一切的心灵。庄子借这段层层递进的对话，探讨了万物各有其性、循其自来的道理，原本并无“赛跑”之意。

但绘本作者对此进行了富于童趣的现代改编：他们加入了一个名叫杰弗瑞的小男孩作为主角，让“夔”“蚘”等角色化身故事中的孩子对话的形象，并将原本哲学性的“心”之观照，转化为“小男孩目光所及”这一更为具象的表达。通过这种再创作，抽象的“自然”与“观照”思想被转化为儿童可感的情节，既保留了寓言的结构，又赋予了故事新的情感与色彩。

这种创作方式也反映了一种跨文化、跨媒介传播《庄子》的策略：借助具象的人物和情节，将古典文本中的思辨内核转化为当代读者——尤其是儿童——易于接受和想

们指出了齐物是一种观物方式，认识、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《齐物论》瑰奇的意象、寓言式的对话与诗性的逻辑结构，本身就值得反复品读。这一点在权威英文选本中得到了印证：无论是陈荣捷(Wing Tsit Chan, 1901—1994)编纂的《中国哲学文献选编》(1963)，还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(Stephen Owen, 1946—)编纂的《中国文学选集：开端至1911》(1996)，均全文收录《齐物论》，充分体现了西方学界对其哲学与文学双重经典性的共同认可。

“逍遥游”在英语世界里的阐释 丰富而有趣

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……”《逍遥游》是《庄子》中的一篇经典文章，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和对话，展现了庄子对于自由、超越和逍遥的深刻思考。

这篇中国熟悉的经典在英语世界里是什么样？不同的汉学家是如何翻译，再传达给不同国家、不同背景的人去理解？于雪棠与《读+》记者聊起这个话题，形容其“丰富而有趣”。

20世纪《庄子》的全译本和节译本比较多，“逍遥游”的译法也多种多样。第一类是将“逍遥”译为“自由”。这种诠释在英语世界中颇为常见，如英国汉学家修中诚(Ernest Richard Hughes, 1883—1956)、美国汉学家华兹生(Burton Watson, 1925—2017)、美国翻译家托马斯·克利里(Thomas Cleary, 1949—2021)、美国诗人、翻译家戴维·辛顿(David Hinton, 1954—)、英国汉学家彭马田都将“逍遥”译为“自由”。

第二类强调主体心灵或精神的状态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(Victor H. Mair, 1943—)将《逍遥游》译为“Carefree Wandering”(心无虑地漫游)。哲学家、教育家冯友兰译为“The Happy Excursion”(快乐的远行)。林语堂也采用了这一译法。美国华裔学者冯家福(Gia-fu Feng, 1919—1985)译为“Happy Wandering”(快乐的漫游)。

第三类是突出精神之游。美国汉学家魏鲁鲁南(James R. Ware, 1901—1977)译为“Let Fancy Roam”(让幻想漫游)，这个译法标示的是只在幻想中发生的游，不是形神兼具之游。

第四类是强调动词。“逍遥游”也写作“逍遥遊”，三个字的偏旁相同，都是行走义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(Angus Charles Graham, 1919—1991)译为“Going Rambling Without a Destination”(漫无目的地闲逛)，突出了行走的不间断性。

第五类，强调逍遥游的超越性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宗教学教授包加廉(Julian F. Pas, 1929—2000)译为“Free Flight into Transcendence”(自由地飞向超越)。美国道教学者苏海涵(Michael Saso, 1930—1991)译为“Journey to the Realm of Transcendence”(前往超越领域之旅)。

庄子的“逍遥游”既非极乐狂喜，也无宗教意味，但“无何有之乡”的逍遥之境，确实蕴含超现实特质。

象的形式。尽管内容有所改编，但《庄子》寓言中的思想，仍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传达。

冯家福和他的妻子简·英格利希合译、出版了《庄子内篇》(1974)，这本书很受欢迎，多次再版。简·英格利希从1991年开始制作、出版并出售挂历，文字内容出自冯家福与她合作翻译的《道德经》和《庄子内篇》。每个月的配图都注明了拍摄内容及地点。挂历每年一版，亚马逊网上有售，销售情况很好。

普通大众没有精力阅读《庄子》全书。《庄子》中的很多格言警句印在挂历上，让《庄子》阅读变得随时随地、简便易行。

1999年，《庄子内篇》一书经删节，由音频文学(Audio Literature)公司出版了录音磁带，由哲学家黄忠良(Chung-liang AL Huang)朗读。只是现在人们都不再听磁带了，有点可惜。如果与时俱进的话，应当再出新的音频产品。无论如何，这些相关的文创产品，都促进了《庄子》的传播。

托马斯·莫顿编译的《庄子之道》，企鹅书屋出版的《庄子》全译本，都有大量插图。这些插图颇具东方特色，让人不再对古老而深奥的《庄子》望而生畏。

另外，书的排版形式也有助于传播。像托马斯·莫顿的《庄子之道》，所选文段大多分作排版，和诗的排版完全相同，文段字数精练，形式上做了简洁化处理。这些读物、挂历给我们的启发就是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是需要有创意的，好的表现形式非常重要。

读+：在您看来，《庄子》思想中那种宏阔的宇宙意识与尊重多元共生的智慧，对解决当今全球面临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困境，提供了怎样的思路？

于雪棠：《庄子》思想丰富，有特别宏阔的视野、超越现实的思想、超越人类中心的立场，有一种宏阔的宇宙意识，有将自我消融于宇宙的观念。

不同处境、面临不同人生困惑的人，或者那些习惯于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人，都能够从《庄子》中获得不同的思想力量。

我们常说的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齐物论》)，就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。《齐物论》中啮缺和王倪关于什么是“正处”“正味”“正色”的讨论，就是从差异性的视角出发，体现了尊重多元共生的思想。我们应当真正走进《庄子》这部经典，体会其中博大的人生关怀，领略它思辨的乐趣与语言的恣肆雄奇。

或许，这需要全球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，更多地向世界传播《庄子》所蕴含的思维拓展价值，以及它引导人们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。

《庄子》中的“齐物”并非其字面所示，意图使万物趋同、观点归一。恰恰相反，“齐物”是尊重差异性的，是尊重多元共生的，这为当下全球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思路。文化是多元的，要尊重异于自己的文化，任何人都不能唯我独尊，以己为是，以他人为非。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世间万物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求同存异，和平共处。

《庄子·马蹄》描述了“至德之世”的情形：“万物群生，连属其乡；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……夫至德之世，同与禽兽居，族与万物并”，人与万物共同自由地生存于天地之间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。我想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想状态也应如此吧。

读+

周刊

8 长江日报

2025年12月23日 星期二

责编：李煦 美编：陈昌
版式：陈笑宇 责校：刘明



庄子的蝴蝶飞入世界花园

为何是《庄子》，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的共鸣？

20世纪中叶以来，存在主义焦虑、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、消费主义带来的意义空虚，构成了西方社会的“现代性病症”。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能力，却失去了内心的安宁；创造了连接全球的网络，却体验到更深的孤独。正是在这样的裂痕中，《庄子》的思想如清泉般涌入。

当海德格尔讨论“本真性生存”时，庄子早已用“曳尾于涂中”的形象，回答了“如何面对被抛入世界的焦虑”。庄子对“机心”的警惕，也像对科技异化的超前预言。

有趣的是，英语世界对《庄子》的接受绕过了学术界的严格考据，也进入大众文化领域。“庄周梦蝶”成为心理学讨论自我认同的经典隐喻，“庖丁解牛”被管理学家用作阐释“心流”理论的中国案例，“混沌之死”出现在生态哲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述中……这种创造性解读证明了庄子思想的生长性，能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结出智慧的果实。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雪棠介绍，《庄子》中的很多格言警句印在国外的挂历上，还有绘本、音频等。

庄子这位东方哲人的声音在持续回响，带着漆园特有的幽默与通透：

——他用“大瓠”寓言指出：同一个葫芦，有人觉得无用而砸碎，有人却可“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”。重要的不是事物本身，而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。

——“庖丁解牛”，当然不是教解牛技巧，而是工作如何成为一场“合于桑林之舞”的艺术表演，达成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”的人与工具的完美融合。

——“齐物论”，庄子并非否认差异，而是指出：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”他允许对立观点并存而不急于统合。

——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这不是浪漫的自然崇拜，而是基于“气化”宇宙论的体认：人与万物在存在层面本为一体。……

一只来自中国漆园的蝴蝶，已然成为世界精神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精灵。



《20世纪〈庄子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》
于雪棠 著 中华书局